

第一節 和平館的後期發展

一、技術的充電站——和平館的轉型

民國五、六 年代，嘉義地區的柔道選手多出自於和平館的訓練，但到了七 年代後，情形就開始有了改變。當年在戊寅仙的訓練下，許多成員取得了好成績而獲得保送大專院校就讀的升學機會，這些學生在四年之後多已畢業，各自分發到各鄉鎮開始於學校服務。這些已經成為老師的和平館成員們，有部分的人也在各自的學校爭取經費、建設道場，招收學生繼續推廣柔道。此時和平館的角色便有了轉變，從過去選手的培育搖籃變成了柔道技術的充電站。

民國六 年代開始，便陸續有許多嘉義地區的學校成立校隊，早期由於場地、設備的問題，通常是以學校之名成立校隊，但實際上都是學生放學後到和平館接受訓練。到了民國六 年代中期，有的學校募得經費，有能力建設場地，便開始將學生留在學校裡練習，以減少學生奔波於學校與和平館的路途之遠。有鑒於有場地而無教練並無法有效推廣柔道，當時戊寅仙便會派遣館內較資深的學生前往協助指導，通常也都能有不錯的成績，像是嘉義中學、民雄農校、吳鳳中學北興中學等，便是以這種方式培養出許多優秀的選手。

而另外一種協助的方式，便是利用假日將學生帶回和平館練習，朴子地區的吳中川老師就是一個例子。吳中川老師也是出自於和平館，民國七 年左右，便在自己任教的朴子國小利用體育課推廣柔道，而放學後有興趣的學生也可以留下來繼續練習。久而久之開始有固定的學生參與練習，吳老師便成立校隊，專心全力的投入練習。在成立以後，戊寅仙也委託張尚賢老師¹抽空到朴子協助吳老師訓練選手，幾年下來逐漸有成績展露，不過終究還是跟在和平館練習的效果有一段差距，吳老師便會利用週末假日時，將學生帶回和平館接受訓練。由於和平館高手雲集，就像是一個動作的展覽館，每個學生在回來一次後，都會有一次的進步，這個時候和平館就像是這些往外紮根的推廣種子，他們訓練上的充電站，有時是教練回館請教老師問題，有時則是將全部學生帶回，回到和平館大開眼界。

這樣的情形不僅限於嘉義地區，有時連在外縣市服務的和平館成員，也都會將自己的學生舟車勞頓的帶回嘉義，為的就是讓學生更進一步。當時在台北縣任教的涂清木老師便利用寒暑假，大老遠從台北搭車南下嘉義，進行長達一個月的

¹ 也是出身於和平館，常年於和平館協助教學，由於家住布袋，便就近前往朴子協助訓練。

集訓。這種老師、學生皆充電的集訓，往往帶來相當優異的成績表現，以至於回館集訓變成了這些成員們在訓練上追求進步的選擇方式。

學學其他的柔道技術，和平館選手多，黑帶也多，和他們混在一起，很都還很聰明，有幾個比較認真也比較聰明的，下去一次嘉義再回來台北，有比賽時，和在和平館一起練習的選手遇到時都還會贏，那時候常沒有什麼新技術。」²

和平館就像是一個技術的充電站，這些向外發展的柔道推廣新血，就像是從和平館往外分支的血脈一般，將和平館推廣柔道的事業向外延伸擴張，讓和平館不再只是一個「點」，而是分散在各地的「面」。但儘管這些教練都是過去和平館出身的優異選手，在訓練上不管是條件或是環境都還是難以與和平館相比，不過戊寅仙還是盡可能的提供協助，派人前往協助教學或是歡迎徒弟帶著徒孫回館集訓。

二、人數減少

和平館轉型後，相對的也影響了和平館學員的招收。早期創館後雖然也是以學生為成員主體，但這些學生在下課後都會到和平館練習，可以說以學校校隊之名，但其實是行在和平館練習之實。到了民國七十年代，這些學校系統相繼獨立，由於各校皆有完善的場地與設備，所以已沒有如同過去一般回館練習，僅只是定期回和平館集訓，加強技術的提昇。

這對和平館這個民間道館而言，的確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學校道場有先天的資源，不必擔心地租、水電等定期的開支，但民間道館則需張羅維修、水電、地稅等不小的負擔，一旦練習的人數銳減，相對收入也會減少，勢必會壓迫和平館經濟的來源。而另一個衝擊則是和平館文化運轉的元素——人。人是道館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的成分之一，少了人，和平館的文化便會停擺。和平館中的很重要部分——技術，便是靠著很多的人在道館中持續的流傳著。技術的傳承需要人，

² 報導人，編號 920124-2。

而動作的展覽館也需要大量的人，對外比賽也需要人，和平館過去便是以一個晚上有上百段的黑帶同時在練習而聲名遠播，一旦少了人，所有引以為傲的部份都會受到影響，甚至因而停擺，這或許也是造成七十年代後期以後成績不如以往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影響和平館學員減少的原因，是當年和平館藉以茁壯的經營路線學校系統。這個系統曾經造成和平館人聲鼎沸的練習盛況，及優秀選手的絡繹不絕，而且這些畢業後為人師表的優秀選手，部分也跟隨著戊寅仙的腳步，繼續在不同地方，投身於柔道訓練工作。而學校系統在貢獻了二年光陰後，由於社會的變遷，導致了和平館人數和過去比較相形減少的狀況。

創館之後，戊寅仙自覺社會人士難以長久成為支撐道館的主要來源，便將對象轉移至「學校系統」。選擇學校系統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學生不必像社會人士需要顧慮民生問題，可較專心的投入時間練習。第二，如此便可以將柔道的訓練年齡降低，從學生時代便開始養成，可打下較好的基礎。加上民國五十五年公布「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保送升學辦法」之後，在沈博和老師³的奔走下，台灣師大首開招收柔道保送生之門，至此，這一條「學校系統」也為這一批學生鋪設了一條寬廣的未來。

原先參與練習柔道，或許是為了強身、防身，或僅是為了興趣而練。但在加入了這一較具利益性的目的之後，卻為柔道的練習帶來了質變的後果。柔道的練習過程其實是充滿了艱辛與努力，全身性的運動，交雜著有氧和無氧的過程，如果不是有著一股自發性的動力支持著，其實打退堂鼓的人也不少。比較升學主義介入後與之前的練習，雖然增加了一利益性的目的，但練習的過程不僅不會比較輕鬆，反而有可能會為了目的性的勝利而投入更多的時間，更辛勤的練習。一位五十年代的選手，在回憶過去練習的情形是這樣說的：

「

我還會到台中聯誼會練習，星期五下課我就會坐車回嘉義，參與星期五晚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和和平館的練習，星期日晚上再坐回台中，準備星

」⁴

姑且先不衡量每一次練習的「質」，光看這個「量」就足以讓人喘不過氣來，

³ 戊寅仙的一位摯友，也曾在道館練習。就讀台灣師大期間，也是柔道校隊的成員之一。

⁴ 報導人，編號 920224。括號為筆者加註。

而筆者再追問報導人，為什麼會投入那麼多的時間練習時，他是這樣回答：

「

柔道技術能夠不斷的進步。」⁵

這應該就是這一批被稱之為「柔道瘋子」的心態寫照吧！當時對於投身柔道的練習，僅只是因為喜歡柔道，為了增強自己柔道的實力，希望能夠自我突破，並在比賽中，得到自我肯定的驗證。而民國五十年代的這一批選手，雖然後期保送制度已開始實施，但因為一開始接觸柔道時的心態，並非為了升學，所以即使在保送進大學之後，還是依然保持著自我練習的習慣。

「

操，大家都會像以前一樣起床，在學校的校園裡拉內胎、練體能，並沒

」⁶

這一群民國五十年代崛起的選手，儘管五十年代末期已經實施保送制度，他們在進入大學以後，並沒有荒廢一貫的練習，或許就是因為這一股較為簡單的動機。

到了民國六十年代開始，和平館的學生一波一波的保送進台灣師大、台中省立體專、輔仁大學、文化大學等體育相關專科院校後，和平館的名聲不僅建立在柔道技術上，「保送上大學」的成績更是讓「和平館」響遍全台。⁷這樣的氛圍讓本地人開始流傳練柔道可以上大學的言論。

「那時候上大學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我們鄉下小孩連想都不敢想，如果有人跟你說，練柔道可以上大學你會不會去，一定去的啦！我就是這樣去和平館練柔道的。」⁸

不僅嘉義地區是這樣流傳，這樣的說法也在全台各地漸漸散開，陸續有一些選手在國中畢業後，便轉戶籍至嘉義地區，以便能加入和平館的陣容練習。其中

⁵ 報導人，編號 920224。

⁶ 報導人，編號 920124。

⁷ 當時甚至還因為和平館選手的大量保送大學，還引來讓外地選手猜測和平館是否有考試作弊的嫌疑。

⁸ 研究日誌，日期 920124。

為了升學目的，不乏有練三年，也有只練兩年的選手。甚至從言談中也可以看出那種只為升學的目的性動機。

「
了，要算，我應該不算和平館的。」⁹

在民國六十年代後期這樣的情形應該是逐漸明顯，外地轉學生和高中才開始練習的學生，逐漸增多。儘管如前所言，這一些目的性較高的選手，練習時的投入精神並不會較為減低，但隱藏在後的卻是升學的這一主要動機消失了以後，和平館的選手來源也會出了問題。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大學的升學率開始逐漸提高，除了廣設學校、增設科系外，各學校也為了增進財源而擴充每班的人數。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台灣民間流傳著一句話：「如果招牌掉下來，砸死的個人中有八個是大學生」。¹⁰這樣的大學普及率，讓當初促使著一群年輕人競相投身柔道的動機逐漸薄弱。上大學變的不再那麼稀少、可貴，而藉由柔道而取得升學的資格相對也變得較為辛苦，上門前來拜託戊寅仙給小孩練習機會以取得升學機會的情形逐漸減少，相對的也讓前來和平館練習柔道的人口銳減。這個當年協助和平館快速茁壯的「學校系統」，卻在社會變遷，大學普及率提高的因素影響下，也造成了和平館走向黃昏的原因之一。

雖然民國七十年代後期，人數和過去鼎盛時期比較相形較少，不過戊寅仙還是秉持著當初創館的意念，不斷的投身於柔道訓練工作，即使在戊寅仙過世前幾年，都還是陸續有部分選手在大型比賽拿到成績，或許和過去相比算是微不足道，但如果放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來觀看：一棟民間道館，沒有政府資源，僅秉持著自己的堅定信念，這樣的成績應該可以說是足以俯仰無愧於天地。

三、暫時的休止符——戊寅仙過世

民國八三年三月四日凌晨零時二分，戊寅仙因心肌梗塞病逝於和平柔道館，享年七十三歲。留下了一間聳立三餘年的和平柔道館，及徒孫滿天下的歷

⁹ 報導人，一位以前曾經在和平館練過兩年的外地選手，筆者電話聯絡示意訪談時，對方的回答是如此。

¹⁰ 民國八十年的大學升學率約為百分之六十左右，且逐年提高。

史紀錄。

在戊寅仙過世的消息傳開後，全國柔道協會決定追晉他為九段，並在喪禮中，以柔道協會會旗覆蓋，以表彰戊寅仙幾乎畢生奉獻柔道的功績。而當時的國家元首李前總統也頒發旌忠狀，以表揚在海南島起義抗日的英勇行為，並在喪禮中覆蓋黨旗、國旗。出殯當天，海內外學生紛紛回國追悼，每個人皆依禮披麻帶孝，以表達如喪父之痛，及與戊寅仙之間如師如父的情感。當靈柩運出道館時，由現役的柔道選手，身著柔道服，扶著戊寅仙的棺柩步出道館。

生前為柔道奉獻生命，即使在逝世前的最後一刻，依然身穿道服指導著學生，逝世當天下午，一群小孩都還抱著道服前來練習，讓在場處理後事的委員們不禁心酸。而在過世前親手寫的一幅書畫，本來是要送給前來拜訪的日本友人，卻不幸一語成讖。

11

戊寅仙的過世，就像是和平館的一紀休止符，和平館過去的輝煌成績，及引以為傲的道場文化，都在民國八三年三月四日凌晨零時二分的那一刻暫時的停止了三十餘年艱辛的運轉，雖然事後不少前輩也都積極協商該如何繼續戊寅仙的柔道志業，不過少了戊寅仙這個靈魂人物，和平館就像是沒了魂魄的肉體般，失神的聳立在那，少了過去的聲色。也因為戊寅仙的過世，過去全靠戊寅仙維持的道場秩序也開始出現了失調的現象，不少流言流語滿天飛舞，為了館內的訓練事宜大家開始產生摩擦，讓戊寅仙過世的後幾年，和平館的營運陷入了可以預見的危機中。不過就像出殯當天有意或無意的安排一般，由新生代的選手身著柔道服，在大家的目視下，抬棺木步出道館，象徵著新一代將擔起責任，繼承和平館過去的歷史紀錄，讓和平館這個暫時的休止符，隨著時間的演奏，轉化而成另一首動人的旋律。

四、再創東西區

戊寅仙過世後，和平館在師母的同意下，繼續讓這一群有志延續戊寅仙志業

¹¹ 抄錄自收集照片。

的成員們使用，不過在使用了幾年後，他們認為和平館終究為私人財產，這並非長久之計，便興起了另謀他地的念頭。當時適逢嘉義市東區體育館地下室尚有空間的契機，一群成員們便開始四處遊說，發動過去成員們的力量，透過嘉義市議長向嘉義市市長表達他們無推廣所用之柔道場所之苦，在群眾的努力下，於民國八四年終於經由市議會核准場地使用權。不過這僅只是另起爐灶的第一步，空曠的場地正等著龐大的資金建設道場。

東區體育場的地板是水泥模石子地，並不能直接將榻榻米鋪放在地上，這樣容易造成選手的受傷，於是便需要花費更多的經費設置架高地板，並在地板下加裝專用的吸震橡皮球，以吸收選手被摔倒時的衝擊力。這一筆經費（包含榻榻米的購置）市議會並不會有補助，而是需要由嘉義市柔道委員會自己籌措。這一批成員們繼辛苦的爭取了場地之後，又開始為龐大的經費努力。他們不僅向過去的成員募款，也四處尋找贊助的企業廠商，在歷經一段時間後，終於籌足經費，並於建設後，落成並開始中斷已久的訓練工作。

這兩個步驟，一個為爭取場地，另一個為籌措經費，雖然名義上都是由嘉義市柔道委員會承擔，但其實嘉義市柔道委員會的成員多數皆為和平館出身的成員，也可以說多數辛苦為東區柔道訓練中心勞心勞力的人，就是過去曾經在和平館共同練習的這一群人，或許是這一段回憶，讓彼此不捨和平館就此消失於歷史中，大家群策群力共同為和平館的血脈延續盡一份力量，雖然在名稱上已不見和平館三個字，但他們都知道，和平館的精神已經在場地與經費的爭取過程中，逐漸的又被喚回了，重現在東區的道館中。

除了再度擺上和平館神位上的神字外，許多規矩如鞋子的擺放、道館中的禮節等，都繼續的在東區柔道訓練中心實施，而這一些出了社會的前輩，也承襲過去前輩回館指導後輩的習慣，陸陸續續的在練習時間回到東區柔道訓練中心義務指導。更有趣的是，和平館的老前輩 李賢德老師，更是放下在高雄鳳山的鐵工廠事業，回到嘉義協助東區柔道訓練中心的訓練工作，而他也如同戊寅仙以館為家的投入精神，在訓練中心旁的角落拉起布簾，以訓練中心為家，方便每天的練習。

過了幾年後，由於嘉義市東、西區的快速開發，西區的居住人口也開始增加，再加上嘉義市西區體育場的興建完畢，這一群成員們興起了在西區爭取場地的念頭，為的是方便西區的學子就近學習柔道，不必老遠奔波於東西區之遙遠路途。由於已經藉由嘉義市柔道委員會的名義申請了東區體育館的使用權，他們便改以

嘉義市搏擊委員會¹²（成員多數也是和平館成員）的名義申請西區體育館的使用權，申請後也是動員成員們募集資金、建設場地，至今也已使用了三年左右。

東區柔道訓練中心目前處於轉型期，選手較少，不過例行的練習都還是可以見到前輩回館指導。而西區則是以民生國中為班底，找尋優秀選手加入柔道練習，近年來已開始有好成績展現。東西區雖異地而處，但還是隸屬於同一行政體系（即嘉義市柔道委員會），所有學生繳交的費用均入委員會後，再統一透過申請，撥款使用，不因分為東西區而各擁人馬自成一派。

社會的變遷和學校校隊的相繼獨立，使得和平館逐漸由嘉義地區唯一的選手搖籃，轉而成為柔道技術的充電站，雖然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是和平館血脈的往外延伸與紮根，但如果單就和平館本身而言，卻是造成和平館不再像過去般鼎盛的原因之一。而戊寅仙的過世，更是正式劃下了和平館運行多年的休止符，幸好成員們的共同過去，凝聚了彼此的力量，讓在面臨遷館、流言與種種摩擦的阻擾下，都還能藉由這些共同的記憶成為彼此間新秩序的力量來源，讓看似紛亂的發展中，有了再創的局勢。

下一節將分析在這一群和平館成員之間，記憶到底產生了多少作用，何以在戊寅仙過世與遷館至東區體育場後，過去的那種群體認同，還能持續著，驅使著彼此共同為延續師志而努力。

¹² 由於和平館的選手通常都會同時接觸柔道、搏擊、摔角等項目，所以嘉義市的柔道委員會、搏擊委員會和摔角委員會的成員多數皆是由和平館成員所組成。

第二節 想像的共同體

和平館在戊寅仙過世後，接連著面臨了大小不同的挑戰。先是民國八三年後，還在和平館舊址繼續訓練工作期間，因為帳務及訓練上的理念差異，弄得嘉義柔道界流言滿天飛，不僅彼此產生的心結，還因此造成了四分五裂的分散局面，有的成員不想淌入這攤混水中，索性便冷眼旁觀。而後續遷移至東區體育場，則需要動員許多成員，從辛苦的遊說官員，到繁雜的申請手續，都足以讓人冷了心打退堂鼓，而場地到手，經費又是另一個大難題。一群有志之士又四處張羅，尋找財源。而一切就緒之後，漫漫的長路才真正的開始。

曾經接觸過基層訓練工作的人都知道，基層訓練是一耗時又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通常都需要自給自足，往往傾全力而出卻未必有所得。尤其是柔道項目，當社會轉而較為安逸舒適時，這種過去藉鍛鍊身體以達到磨練心智的訓練活動，似乎不太容易被當成休閒活動，多數的從事人口都是以升學為主要目的，想要在訓練之餘廣收民眾健身、運動以闢財源更是天方夜譚。另外，當練習人口少時，想要從中尋找優秀選手，只能抱持著可遇不可求的心態，許多條件好的學生，但往往家長堅決反對，而天天辛勤練習的選手，就怕缺少那麼一點的天份，所以，成績的表現，又不全然是投入心血就會有收穫的因果關係。

在面對種種的挑戰，這一群過去和平館的舊成員到底為了什麼，執意的繼續投入這條艱辛的路程，除了對柔道的愛好之外，背後是否有什麼力量強力的支撐著。

筆者一次在田野中，和一位教練談及基層訓練工作的辛苦時，問到何以如此堅持的堅守崗位時。報導人是這樣回答的：

「你知道我們過去嘉義派出來的選手，一站出去，都是和平館的，現在

13

「和平館」三個字代表的是座落在仁愛路上的一棟木造建築，「和平館」也曾經代表嘉義柔道，甚至「和平館」在這一群舊成員心中是一種輝煌的歷史與榮耀。和平館如今已隨著遷移至東區而荒廢著不再使用，過去在裡面揮汗練習以求

¹³ 研究日誌，日期 920121。

技術提昇的情景已不再見，不過仍然存留的則是他們共同創造的真實紀錄，以及大家相互流傳的種種故事。報導人希望不要不見的，或許不是那棟木造的建築，而是曾經在裡面所發生的種種，及因之而起令人驕傲的記憶。

就像是過去嘉義的警察柔道代表隊要比賽前，也都會來和平館練習，那才代表一種完整的訓練過程。

14

類似這樣的榮耀與事蹟，其實都還在柔道界流傳，或許流傳的「聲音」沒有過去的響亮，但對這一批過去光榮事蹟的創造者而言，永遠是心中銘刻上的鮮明記號。這些光榮的記憶如同影子般的跟隨著他們。當他們穿上柔道服，便聯想到過去的點點滴滴，而踏上榻榻米，彷彿時間就回至過去，彼此見面，談的也都是曾經一起走過的路。這些記憶，讓沒有和平館可以聚集在一起的群體，藉由想像，依然可以擁有過去那種一起享榮辱的真實感受，就是這些記憶，支撐著他們忍著辛勞不斷往下走，希望和平館不要不見的動力來源。

過去的和平館，是由一群活生生的戰將所組成的。他們優秀選手數量之大，足以形成柔道界中的權威。而數量背後所連結的輝煌成績，更是讓他們展示著「和平館」這個鮮明的標誌，並散發著驚人的魔力，甚至有一段時間吸引了各縣市的好手前來練習。這種共享榮辱的情感，讓彼此跨越了不同年齡和不同血緣的差異，他們因為在同一個地方共同練習，屬於同一個道館，對外比賽時背負著相同的符號，他們可以說是彼此相繫的共同體。

而如今，練習的場所也已遷移至東西區的柔道訓練中心，除了少數如神位及過去在道場被要求的規矩還依然施行著外，已經很難看的到這些成員們口中所敘述過去發生的一切。不過，筆者從訪談的過程中，似乎發現在他們身上，過去和平館的符號依然存在，彼此間靠著共同的記憶與光榮的過去還緊密的聯繫著，雖然現在成員們四散全國各地，但他們還是擁有著曾經是共同群體的歸屬感。過去可藉由競賽、成績、練習與外界評價，清楚的辨識和平館的位置在哪裡，而如今共同體的存在則須靠其他方式「想像」來達成。

¹⁴ 報導人，編號 920308-1。

要形成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必需找出共同的過去，而且是要彼此認同的過去。而和平館耀眼的歷史及輝煌的成績，應該就是一個絕佳的平台，足以讓這一群過去的成員建立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在他們眼中，再也沒有比這樣的過去經驗，讓人更覺得驕傲的。Halbwachs 認為：「只有社會成員建立某種共識，社會的存在才有可能；而這種共識則有賴他們的共同記憶。」¹⁵社會就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其中成員並非彼此認識，也並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強迫」成員認同他們是共處於同一個「社會」中，而一旦他們建立了某種共識，例如有共同的奮鬥目標、共同的價值體系、共同的命運或甚至共同的敵人，他們便會逐漸的形成一種認同，認為彼此是同一個社會中的行動者，或同一個組織的成員，而形成一共同體。而這些共同的意識，通常建基於共同的記憶——也就是歷史。

如同後現代歷史學家所言，歷史是透過權力運作，所創造出來具有意圖性、政治性的過去。的確過去不可能完全真實的呈現在現在的時空中。所浮現的過去，一定和現在有某些關係上的連結，也就是說，當事者對於過去的回憶，多數是對現在有利或有幫助，而許多沒有關係或沒有益處的過去，則會隨著時間被遺忘，或者是刻意的被隱藏。在民主的自由空間中，這種過去和現在的連結會任意的隨團體、組織而有所不同。換句話說，呈現的過去，會因為發言者位置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風貌。這種現象在官方版及民間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便可清楚的看出過去的多元化。不過也因為是在自由的民主社會，這樣的多元敘述最終會被社會中的成員作一選擇，或許是因為大多數人的選擇，而逐漸有「主敘述」¹⁶的產生。這樣的主敘述一旦出現，便會產生避免社會因過度多元的敘述而減低了群體凝聚的功能。

和平館的過去，並不全然都是光仙亮麗的一面。從田野中，也可隱約聽見因為保送制度，而產生對外比賽時報名上的利益問題，或者是傳言「進師大要繳錢」的運作入學方式。甚至是後期許多學生在外開館後，礙於訓練上的考量，而沒有將學生帶回和平館，引起了道上冷言冷語的攻擊。諸如種種，其實也是和平館歷史上「真實」的一面。不過可以發現的是，這些成員們刻意避開這些敏感的話題。筆者在訪談的過程中，常常會遇到報導人要求筆者只能紀錄什麼（雖然他們都已

¹⁵ Halbwachs,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And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III: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82-183. Halbwachs 法國社會學家，是 Durkheim 學派的第二代學者，對於集體記憶有深入得研究。

¹⁶ 這裡的主敘述指的是社會大眾對於過去較為認同的解釋方式，因為多人認同，所以會成為社會中對於過去的一種主要論述。

經說出口)，或是只能寫些什麼，他們的說法是戊寅仙已過世，且曾發生的這些事情也都趨於平靜，沒有必要讓這些回憶在嘉義再興起些什麼無謂的波浪。

Halbwachs 針對社會成員對記憶的挑選和檢擇，做這樣的解釋：「這也是為什麼社會傾向於從他的記憶中去除所有可能離間人們，或者會使團體彼此離間的部分。同時這也是為什麼社會在每一個階段，會重組他的記憶，而這是以一種方式，使社會記憶適應社會平衡條件的變化。」¹⁷報導人知覺到某些言談可能又會造成某些人之間的對立或無謂的紛爭時，便會採取某些措施希望避免事端，這雖然在某些程度上干擾了筆者研究上的進行，但卻可以看出這一些和平館的舊成員們，為了想像共同體的凝聚，無不盡力的避免離間；或者是說，他們希望能夠將過去集群的力量，透過檢擇記憶的方式，繼續存在於再創的道館中。

主敘述逐漸的產生，開始在這一想像的共同體中，產生了避免瓦解的功能。也就是說，主敘述的出現，讓和平館這個想像的共同體，還能透過共同記憶的作用，延續過去團體之間的凝聚力，即使在經歷了戊寅仙——這個團體的核心人物

過世後，依然讓彼此聯繫在一起，儘管身處異地，但感覺上這個團體還是存在的。或許就是這股團體的力量，讓這些成員們背負著團體名譽的責任，當他們發現「現在」不比「過去」好時，便驅使著自己延續過去和平館所經營的事業

柔道訓練。希望能藉由努力，讓過去記憶中的榮譽與紀錄能夠重現在當下的嘉義。這一群人秉持著「繼承師業」的心態，從接續和平館到成立東、西區柔道訓練中心。這個「繼承」所延續的，或許不僅只是過去的光榮與紀錄，而是包含著過去的價值、信念、規範等。

或許這可以說明何以遭遇強大的阻力，這一批「後裔」仍願意繼續奉獻他們的時間與金錢，從事著艱苦的訓練工作，在幾經浮沉依然堅守崗位，絲毫不見任何退心，深究其中，應該便是這些成員對過去的一致解釋，透過對過去的解釋，進而定義他們的未來，也肯定現在的生活方式。過去提供他們想像的資源，以沉思屬於自己的未來。而也因為建基於共同的過去解釋，過去、現在、未來或許已經連成一條線，並逐漸勾勒出未來他們該走的路。

而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每年也透過儀式的運行，對內強化內聚力，也向下將群體的範圍延續至新成員身上。從戊寅仙過世的隔年開始，這些成員便選擇在忌日前後的一個週末，舉辦一場追思會。筆者參與了今年的追思會儀式，以下就儀

¹⁷ 同註 15。

式過程作一說明。



圖 24：追思會儀式。

三月八日，當天早上約八點半左右，便有幾個人在東區柔道訓練中心幫忙佈置會場，斗大的紅布條，上面寫著「陳館長戊寅恩師逝世九週年追思會」。約九點，離儀式開始時間還有半個小時，一些老前輩陸續到場，在事先準備好的簽名簿上留下名字。在簽完名後大家接著走進辦公室，一群人老老少少在辦公室內敘舊，述說著他們過去的故事，或是和許久不見的道友，相互詢

問近來安好。

特別的是，主要負責佈置會場的是一位嘉義市警察，過去也是和平館的學生，由於年輕時較為乖戾，被戊寅仙取了一個「歹孩子」（壞孩子）的綽號。一位前輩走進道館後，看到他坐在地上忙著佈置，就笑著跟旁邊的同伴說：

就跟旁邊的學生說）你們也要聽老師的話，以後也會像他一樣變老師」

¹⁸

接近九點半，大伙兒陸續走進道館。最老一輩的站在最前面，而後面則依照到場先後順序往後排。在司儀的主導下，由嘉義市柔道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主祭者，帶領全體學生面對「神位」，行三鞠躬禮。行禮完畢，由主席向各位致詞：

「各位大家好。今天是陳館主恩師九週年的追思會，承蒙各位百忙中

……」¹⁹

接著由張尚賢老師藉此大眾聚集的機會，說明中華民國柔道協會最近的動

¹⁸ 研究日誌，日期 920308。

¹⁹ 筆者於現場觀察時現場紀錄，全文置放於論文後之附錄一。

向，然後，便由前主委陳雷信先生提出一個議案。這個議案主要是要籌辦一個和平盃柔道錦標賽，近程的目標是以嘉義地區的選手為對象，在他們心中，未來希望能夠擴大成全國性的比賽²⁰。而在此提出，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認同，並尋求願意出錢出力的成員。

追思會約半個小時後結束，彼此還在會場閒聊一陣子，便群起往餐廳的方向移動。在餐會上，大家的話題多數仍圍繞在過去的回憶上，他們稱這樣的動作叫做「畫柔道仙」²¹。

追思會是一個公開、例行的儀式，在和平館舊址舉辦幾年後，因為遷移訓練地點，追思會舉辦的位置也跟著移至到東區柔道訓練中心。至今連續九年不曾間斷。參與的成員還是以居住在嘉義地區的和平館舊成員為主，還有徒孫輩的學生也會跟隨東、西兩區的老師參與，少數會從外地趕回參加追思儀式，今年就有從屏東和台北等地回嘉義參與追思會的和平館舊成員。

Durkheim 曾說：「儀式所具有的鞏固社會存在的功能，……，人們是在儀式中感覺超出於自我的社會的存在……」²²。儀式的一個特徵就是具有共同屬性或關係的群體，會在同一個時刻為了同一個目的，而聚集在一起，做著相同目的的事。例如阿美族的豐年祭，部落的年輕人在這個時候會感覺一個部落的存在。平時大家各自生活而四散各地，而當祭典儀式舉行時，大伙兒團聚在靈場，為了祭典而忙碌，平常少見或在外地的人這個時刻都出現了。藉由這種儀式，可以強化彼此的凝聚力，也化解了平時因為各自生活的忙碌而產生的疏離感，此時社會的存在會更真實的呈現。而戊寅仙的追思會，似乎也有著一樣的功能，尤其對這一群徒孫輩的成員而言，這個前輩口中所傳說的群體，似乎在儀式中可隱約的被看見。

對於這批舊成員而言，過去的記憶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逐漸被淡忘，而當記憶逐漸遺忘的同時，藉以而成的想像共同體有可能因之而消失。追思會看似僅只是單純的表達學生們對於老師的懷念與感激之情，但同時也將大家過去的記憶重新拉回，讓因之而起的共同體的輪廓更加的鮮明。對於現在正在接受訓練的學生

²⁰ 擴大成全國性比賽的意圖，在前主委報告的過程當中並未提及，而是事後餐會時，聽在場的前輩說出的。

²¹ 閩南語，意指聊一些和柔道有關的話題，多數是以過去的回憶為主。

²² 涂爾幹(Emile Durkheim)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市，桂冠出版社，初版，民 81。涂爾幹為法國的社會學家，其對於宗教的研究，而指出社會儀式與集體記憶的作用。

而言，這個傳說中的和平館群體，及過去所發生的事物，他們都是僅靠著言傳而繪構出模糊的圖像。而這個追思會儀式，卻提供了一個驗證傳說的機會。透過參加追思會，他們會看到真有一批人會守著倫理排著隊伍，也會如同祭祖般的追思著這位傳奇的館主，他們也會知道，他們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柔道館，而是延續自過去，是一個擁有著光榮紀錄的和平館，而他們正是沿著這條血脈而來的新生代。即使當初是靠著傳說而成的圖像，藉著一次又一次的追思會，也讓原本模糊不清的圖像，逐漸的在這些新生代成員的心裡留下了肯定的答案，更讓這種社群真實的存在感向下傳遞。

會場中橫掛著的紅布條，斗大的字寫著「陳館長戊寅恩師逝世九週年追思會」，透過在公開儀式的展示，不斷的傳達著和平館上下相傳的血脈關係。戊寅仙就像是這個群體的起源，因為他，創建了和平館，也創造了和平館在柔道界的歷史奇蹟。也是這個團體的「血統」起源，這個「血統」的特徵是技術、倫理、規矩等的特殊要求，從戊寅仙開始，這個「柔道血統」向下延傳，造成了和平館成員在柔道界分別異己的根據。而也因為和平館就代表著嘉義柔道，所以這種血統繼承的責任性，從延續和平館傳統向外擴張到復興嘉義柔道的使命。

另外，主席的公開致詞，也可以從內容中看出這個群體的價值規範體系。開頭就先點明了和平館的共同價值所在：

「……我們繼承著老師生前對於柔道的熱衷、柔道的喜愛，跟他的遺旨，希望柔道能延續下去，而我們在這不算短的九年當中，我們東區、

……」²³

文中指出過去戊寅仙對於柔道的喜愛與推動柔道的志業，而延續血脈的後輩們也遵循著他的遺志，正在東西區辛勤著耕耘。推動柔道是和平館群體的志業，不斷的強調著「我們的…」用詞也是延續自過去一種共同的責任。這不但是一種鼓勵，更是透過公開的演講強化這種價值觀在群體中的被認同。而過去前後輩間的技术傳承與道館中的倫理要求，也在講詞中被強化著：

「……

藝，也應該貢獻

²³ 摘自附錄一。

在現在繼續在訓練的後輩身上，所以我們很多有段者應該是任重道遠，同心協力，一起把東西區的柔道館建設起來。……」²⁴

前輩不僅只是一種資歷的象徵，更是一種責任的承擔，就像是過去前輩對後輩的技術指導，那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行為表現，前輩的被尊敬除了倫理上的要求外，還必須是行為上的被肯定，後輩的尊敬才會是發自內心。過去在和平館內，一個只求個人修行的「柔道自了漢」是不被尊重的，前輩應該是關懷後輩，對於後輩的請教是要無私的付出，才會是被尊重的前輩，而追思會中主席的昭示也明白的指出，過去館內實行的優良傳統，更應該要流傳下來，透過有段者的前輩，繼續將技術流傳下來，任重道遠，才能有所建設。

而講詞中也說明著和平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聯性：

「……柔道在我們的推動之下，好像比起過去老師在 幾年前那種選手開朗，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同心協力，將我們的柔道運動發揚光大。今天，練的貢獻，還有許多參與常務工作的人，在這裡致上最高的敬意。……」

25

文中再一次強調過去曾經黯淡，現在在遵循戊寅仙遺志的努力下，已逐漸起色。而對現狀的滿意也讓大家勾勒出和平館的未來，希望能在這一批新生代的學員身上，看到曾經失色的和平館旭日東昇。這種面對過去、肯定現在與期待未來的公開演說，也讓和平館曾經斷裂的時間序連成了一條線，讓在場的前輩、新生代的學員和大家所追思的戊寅仙，因為這種連結，而緊密的聯繫在一起，讓群體的圖像真實的展現在大家眼前。

這就如同 Geertz 所言：「文化並不是鎖在人們腦中的事物，而是被具體在公共的象徵中，透過這些象徵，文化得以型塑人們的世界觀、價值、精神等，而透過它，人們也得以和他人溝通這些文化觀念並傳續給後代。」²⁶同樣的，和平館過去的道場文化，並非僅只是鎖在腦中的神秘境地，而是充分展現在公共的象徵

²⁴ 同上。

²⁵ 摘自附錄一。

²⁶ Geertz 著/劉東、黃平主編，《『文化的解釋』》，南京，譯林出版社，民 88。

中。講詞中不斷昭示的象徵意涵、紅布條上每一個字的指涉，還有正位上掛著過去和平館的「神」字，都不斷的告訴與會的新舊成員，過去和平館道場中運行的對於柔道的觀念、價值與精神，因為大家的認同得以區分出彼此，也因為認同而藉由日常生活的行為實踐²⁷而傳續給和平館的新生代。

目前這一些和平館舊成員們也計劃在明年的追思會中，連帶舉辦和平盃柔道錦標賽。和平盃柔道錦標賽的構想，最初是想要擴充追思會的內容，避免大家大老遠跑一趟嘉義，卻只有半小時的儀式進行就結束了，雖然意義深遠，如果能有更進一步的活動會讓儀式更充實。於是便建議藉此大家團聚的機會，集眾人力量辦理一場柔道錦標賽。初期的目標將僅限於嘉義地區的柔道選手參加，未來將擴展為全國性的比賽。

雖然和平盃柔道錦標賽的原始初衷，並無太多目的性的考量，僅只是為了讓追思會更充實，但從追思會是由和平館成員舉辦的，且是以「和平」兩字為比賽賽名，在意義上便具有特殊的涵意。

在日本也有相同的例子，日本講道館便辦理了一個嘉納盃柔道錦標賽，以紀念柔道之父 嘉納治五郎，目前已是國際性的比賽，無形中這些厚生晚輩儘管並不十分認識嘉納，但透過參與比賽應該都會有初步的認識，認識嘉納與柔道的相互關係，而相對的，每年的這個時刻，兩者的關係也透過比賽被強化。

和平盃也會具有相同的功能。「和平」是戊寅仙的字，同時也是道館的館名。以和平為賽名具有彰顯和平館過去歷史地位的意涵。過去和平館僅靠對外的比賽成績，就足以讓名聲響遍台灣，但隨著成績的式微，透過舉辦和平盃柔道錦標賽，不失為一個讓和平館的過去永存柔道界的方法。一般而言，比賽的名字如果不是因時間與地緣而來（例如青年盃、淡水盃），便是以具有紀念意義的人物為名（例如中正盃），而和平盃的由來則是同時具有地緣和人物的紀念的雙重意義，同時也是為了紀念戊寅仙而舉辦的。以戊寅仙的「字」為名而舉辦比賽，無形中也烘托出老師在柔道界的地位。戊寅仙對於柔道的獨到詮釋，及因此而創造的和平傳奇，對於過去這一批人而言的確是歷歷在目，但因為時間的拉長及過去不再的因素下，這一些記憶有可能隨之隱沒消逝，而只存留在個人心中。然而一但和平盃柔道錦標賽真的在明年開始舉辦，這樣的記憶，就可以跨過時空的隔閡，繼續延

²⁷ 就像是前文中提到過去是歹小孩的警察，與會的前輩及在場的學生之間的互動，前輩透過三者之間的言語交談，將過去道館中的價值認同，傳續給在場的學生。

續下去。

和平盃延續的不只是過去和平館存在的歷史記憶，還有因為戊寅仙所留下的「和平柔道血統」的自我認同，如果真如成員們的期望，未來將成為全國性的比賽，那這樣的自我認同有可能會往外擴張而成為柔道界的認同。惟獨，當各種儀式活動與錦標賽的辦理，連帶的產生的記憶延續的效應時，如果新生代的和平館成員不能在前輩的帶領下，在對外比賽中再創嘉績。那麼，延續的將只會是一段記憶、一則故事，只是一種緬懷過去的追思之情，而非是對於延續的血統的認同與實踐，可以活現在當下的榮耀與驕傲。

戊寅仙過世後，在群龍無首的窘狀中，的確讓有心繼承事業的成員們經歷了不少的阻礙，但因為過去的共同記憶、價值體系與道德規範的認同，還有共同創造的輝煌紀錄，讓他們身上引以為傲的符號不曾褪色，強大的內聚力，即使人四散各地，但「心」卻是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這個群體的力量，就是當他們面對阻礙與困難時，能一一化解的動力來源。

每年舉辦的追思會及計劃中的和平盃柔道錦標賽，也發揮了強化記憶的力量，及不斷的彰顯著過去認同的價值體系在現在時空的重要性。對於新生代的成員而言，這更是一種感受群體真實存在的過程，他們藉此機會，被教育身上血脈延續的重要性，讓似懂非懂的他們，認識了戊寅仙前輩和他們之間的聯繫關係。不過，無論如何成績才是運動世界的真實籌碼，雖然儀式及共同記憶，能讓和平館過去的光環，延伸向下至現今及新成員身上，但如果沒有真實的成績展現，作為和平館柔道文化的辯護，這一切都還僅只是回憶及故事。筆者相信，這將是和平館成員們所期待的。

第三節 和平館傳統的再現與創造

和平館在戊寅仙過世及遷館至東區體育場之後，這批成員藉由過去的記憶與價值體系、道德規範的認同，形成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也因為這股想像群體的內聚力，讓他們在面臨阻礙與挫折時，還能堅持當初背負著的和平館志業，持續向前。成員們雖然藉由過去共同記憶形成向心力，來維繫群體的凝聚，同時也透過再現部分傳統元素的方式，來展現出現在和過去的關聯性。或許再現傳統是成員們對於過去的價值體系表現認同的具體實踐，但這種再現傳統的行動對於群體卻具有多種層面的意涵。

當傳統和社會變遷兩者相遇時，便是傳統面臨考驗的時刻。通常行動者會依據自己受當時社會影響而產生的想法、觀念等背景因素，對傳統作一揀擇，決定留下與省略哪些部分。而留下的部分，是仍有被認同的價值，或是和其他群體相較能突顯出的特殊差異。而這些被揀擇而延續、留下的部分也可以說是一種在情感或象徵上，群體成員身上的標誌。他們也會透過每天反覆的實踐，傳達給群體某些價值觀和行為規範，以便指出這項傳統和過去事物以及自己本身和過去的關聯。另外，則是進一步的來鞏固自己的正統身分，表明現在是過去的延續，並會邁向共同的未來。

當和平館的舊成員們積極的從事著繼承師業的同時，也不斷的將過去和平館中的價值體系和行為規範等元素，再現在現今的東、西區柔道訓練中心。透過這種尋求和過去和平館相關聯的過程，再加上在新道館中每日實踐的結果，對於新生代或舊成員而言，都是在無形、想像的共同體之間，有如船下錨般的穩固住社群的凝聚力，透過可見的傳統再現，讓不可見的想像共同體和現實世界作一連結，使得共同體更加的真實。而這些被選擇的元素，往往也是累積為成員們身上符號的細緻色彩²⁸。

²⁸ 從訪談中，筆者認為，成員們身上代表和平館的符號，應該是由可以分辨出異己的特殊差異所形成，例如多元的技術、嚴格的倫理關係、道場的神位、道場規矩的要求等等，這些足以顯示出和平館和其他道館的不同，應該是同時被成員們所認同的價值，也可以說是形成和平館符號的內容元素。當成員們在歷經物換星移之後，如果想表現出現在的道館是延續自過去的傳統，那他們便會透過再現這些元素在當下的時空中，來顯示自己身份的來源。故形容為：「這些被選擇的元素，通常是累積為成員們身上符號的細緻色彩」。

一、神

「神」應該是和平館傳統中一個重要的元素，這是台灣柔道道館少見的正位擺設方式，正位更因此在和平館成員們的習慣中稱為神位。當和平館舊址不再使用，而另關東區體育場為柔道訓練中心時，當時這些成員便把置放在和平館的「神」遷移至東區柔道訓練中心的正位牆上。而三年前西區相繼成立，對於正位的擺設，西區訓練中心的主事者另外想了辦法。筆者在現場觀察時，意外發現西區的正位擺設的也是「神」位，且字體極為相似，好奇之下請教了在場的前輩。

「其實神是戊寅仙寫出來的，但這個字體不是戊寅仙自己的，而是去向一個朋友請來的，回來以後他就開始臨摹，失敗很多次，一段時間後他

掛在東區牆上的那一幅字。而我正位的這一幅，就是去向那個朋友請的。」²⁹

當東區柔道訓練中心成立時，這批成員便立即將舊和平館的神字請回，並擺在正位牆上，那就像是和平館傳統中道場必備的元素之一，少了神字，道場就不足以成為道場。而當西區也於三年前成立時，這樣的想法也促使西區訓練中心的主事者，追溯自「神」字字體的創始者，以此賦予西區訓練中心「神」字的另一種正統性。一個是取自於和平館正位牆上，戊寅仙親手完成的「神」字，那是一種延續自正統的象徵，而另一個則是尋找另一種層面的正統，即在字體神韻上的延續，雖然那不是戊寅仙親手完成的作品，但那卻是戊寅仙當初想要臨摹的字型，也可以說那才是戊寅仙心中想要的「神」字，親手所寫的神字也是以此為範本而成的。

雖然是兩種不同層面的正統性，但都可以突顯出「神」字在和平館傳統及道場空間中的重要性，這是和平館的一項特色，也是和平館辨識異我的依據之一。這個圖騰般的象徵，在舊成員極力延續師志時，毫不猶豫地再現在現今的兩個訓練中心。

「神」不僅只是正位的一個擺設，他更是象徵著戊寅仙，甚至是和平館的圖騰。從今年追思會會場的佈置，似乎也可以看出「神」字的圖騰化現象。

²⁹ 研究日誌，日期 920307。

現場的佈置是在原來的正位下方，擺設一桌子，桌子的正中間放上戊寅仙的遺照，照片的兩側再擺放盆栽作為裝飾（圖 25）。但可以見到的是，「神」字明顯比戊寅仙的遺照大上許多，如果從群眾站立的位置往前看，「神」字所受到的注意力比照片還要來的多³⁰。



圖 25：追思會會場神位的佈置。

在這一群人的心中，或許「神」字所代表的意涵已經包含了戊寅仙及和平館。當他們進行一年一度的追思會時，追悼的除了是戊寅仙的過世，而師生的溫情不再之外，也連帶的會回想起過去的記憶、光榮與紀錄等，這種關聯性的追思，讓被追思的對象從戊寅仙擴大到和平館整體，而唯有一個可以代表整體的象徵圖騰，才能涵蓋這所有的概念。

從追思會在名稱上追思的對象為「陳館主戊寅恩師」，但現場並沒有人指出「神」字與戊寅仙遺照大小的相反懸殊比例，應該也可以說明「神」一字除了代表正位的擺設外，已轉化而成為可以包含和平館所有概念的象徵圖騰。所有成員在追思會中默悼時，眼睛直視的是高掛在正位的「神」字³¹，而心裡追思的則是過去的種種。

由於「神」一字是戊寅仙親手寫成，而且是掛放在柔道道場中最神聖、地位最崇高的位置，所有榮辱都在其面前進行。而戊寅仙又常說：「道館內有神」，這樣的言論，讓這個「鎮館之神」和正位的「神」在意義上重疊交錯。再加上「神」這樣的正位形式，是和平館在台灣道場文化中較為特殊的地方。或許是因為這樣的特殊性、神聖性和神格性，讓「神」這一幅字畫，逐漸地成為和平館的象徵，所有「和平人」心中的一個圖騰，就像是台灣家庭中的神祖牌位，代表著家族的象徵，除了過往的親人外，還代表著血統的來源。這也可以說明何以東、西區訓練中心在成立後，也要尋找「神」字這個和平館象徵的圖騰，以表明自己的「身分」及其與過去連結的連續性。

³⁰ 照片拍攝地點距離神位約兩公尺左右，如果是站在隊伍後排的成員來說，「神」字相對的應該會更為明顯。

³¹ 當追思會進行時，主席帶領大家面向正位，宣讀：「陳館主，今天大家對您的追思會，……」時，眼睛也是直視著戊寅仙遺照上的神位。

Durkheim 曾說：「經儀式的作用後，在儀式外的生活凝聚集體的認同，產生集體的意識，並將之附著於圖騰之上，使得圖騰在日常活中，可以繼續維繫人們對群體的認同。」³²現在東、西區柔道訓練中心的每日練習就像是一種儀式，每天的練習必在神位前結束、所有的練習都在神位前展開、在神位前進行授段儀式、犯了錯也要在神位前跪坐懺悔。這種具反覆性的行為，會讓和平館成員產生的集體意識，附著在「神」一字上，並在這一切像是儀式性的行為中強化、確立了「神」位在和平館群體中的象徵地位。

二、沙包、竹劍、內胎與窗檯

沙包、竹劍與內胎、窗檯也都是過去和平館空間中，必備的練習道具。沙包除了當作成員們平時練拳時的對象外，柔道練習時如果沒有對手，也可以以懸吊的沙包作為站立的假想敵，做一些立姿摔倒法的步伐與破勢的練習。而內胎更是和平館過去練習時的好幫手。窗檯則是造就了許多人練成內腿及送腳掃的利器，而竹劍則是戊寅仙處罰犯了錯或練習不認真的成員。東、西區柔道訓練中心在空間的佈置上也不忘作這樣的安排。

在東區裡，沙包懸掛在面對正位右側的角落。由於空間當初並沒有窗戶的設計，便在牆上鎖了白鐵製的扶手，以方便成員們練習動作時使用。而扶手上也綁上了幾條紅色內胎，可以作各種摔倒法的自我強化練習。據和平館老一輩成員的說法，紅色內胎比黑色內胎耐用，且拉時強度更強。



圖 26：東區柔道訓練中心一隅

在西區雖然沙包並沒有懸吊起，但仍有一個沙包擺放在角落，而面對正位的右邊，也有一排白鐵製的扶手，筆者前往觀察時，就見到如同過去的成員在訪談中告訴筆者的，新生代成員正扶著扶手反覆做著內腿及送腳掃的動作。而一位常

³² Emile Durkheim 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市，桂冠，民 81。

常前往西區協助練習的前輩，也在筆者前往訪談時，拿出廠商剛送來的強化橡皮筋³³，並告訴筆者以內胎來練習損壞率太高，常常要更新，看看這種專門設計的橡皮條會不會較耐久、堅固些。角落的竹劍也正是重現過去和平館中的景象，當這批新生代的成員有行為上的差錯或是練習狀況不認真時，西區教練便會拿起作為威嚇、警示之意，或是真的作為處罰時的家法使用。

三、倫理的堅持與規矩的要求

過去和平館有不少的要求，包括要拖鞋進道館後，必須將鞋尖朝外整齊擺放。另外，來到道館，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小辦公室向老師行禮問好，接著向館內的前輩問好，才到角落換上道服，熱身準備練習，如此的規矩，在東西區的訓練中心也被要求著。

筆者日前在西區柔道訓練中心進行訪談時，恰巧遇上他們下午的練習時段，當時筆者正和西區教練坐在辦公室內，而陸續前來練習的學生，一個一個走到辦公室向教練問好，而他們看見筆者和教練坐在一起，誤以為筆者是前輩，也大聲的向我問聲：「前輩好」。當筆者順著此情形問教練：他們每天都是這樣嗎？教練回答：「我們和平館過去就是這樣，這是我們的傳統，現在我也要求他們這樣」。

倫理的要求，是和平館成員們引以為傲的傳統之一。尤其是當外地的道館逐漸不重視這項要求時，他們更突顯出「這是我們的傳統」的堅持。當新生代的學員進入道館時，便在教練的導引下，將守「倫理」成了進入道館的必備知識及生活中的至上守則。對師長、前輩的行禮問好，連筆者這個陌生人，即使他們還摸不清來路，都可以感受到倫理執行的嚴格程度。

至於鞋子的擺放，他們都還是會嚴守朝外擺放整齊的要求，不只新生代的成員如此，這些舊成員們，還是把這條看似簡單的規矩銘記在心，以身作則的身體力行，即使是很久沒有穿上道服摔柔道的前輩，一但進入道館，就是轉身、彎腰將鞋子反轉腳尖朝外，不論是在自己的道館，或是外出比賽，甚至是上場執法當裁判，還是循著過去的傳統自我要求。

另一項有關倫理的傳統，便是前輩主動回館指導後輩的習慣，這是後輩尊重前輩，相反的前輩也會疼惜後輩的具體表現。

筆者前往觀察時，發現練習時間一到，便有許多過去和平館成員回到訓練中

³³ 那是報導人特地向廠商訂購搏技項目練習時專用的圓柱狀橡皮筋，據說也花了一比不少的錢。

心指導這些新成員，有的坐在場邊藉著邊看邊喊來指導，有的會換上道服下場指導後輩，或是和後輩自由對練。當筆者質疑如何在物換星移之後，還能找到這些成員回館指導時，西區的執行教練是這樣回答：

「這不用說的，他們自己就會回來，我們以前就是這樣，這不用人家叫的，這是我們的傳統，以前和平館就是這樣。」³⁴

而除了前輩主動回館指導之外，這一群新生代似乎也領會了「被摔是成功前的淬鍊過程」，並不避諱被這些前輩摔的東倒西歪，儘管有的實力相差懸殊，但積極攻擊與被摔倒了再爬起來是他們與前輩對練時的表現。另外，在新生代自己的團體裡，前後輩的倫理關係也慢慢出現，筆者曾經在道場的角落，看到較資深的選手就像過去和平館一般，教導著新進學員前滾翻、護身倒法、前迴轉倒法等基本動作，而教練此時也高興的對著教導者笑著說：「嘿！小胖越來越有前輩的樣子喔！」。過去那條連結於前輩與後輩間的技術動線，似乎又活絡了起來。雖然並沒有像過去「一個時段練習的黑帶加起來有一百多段」的盛況，但至少成員們延續了這個在他們認為是值得認同的傳統價值。

過去前輩回館練習，看到後輩努力的精神，常常會給予吃冰或看電影的物質性鼓勵。這在現在的道館裡，偶爾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溫馨畫面。那一天筆者提早到了現場，在體育館外等待教練開門，遠遠的就看到他騎著摩托車，車座前放著一桶家庭號的奶粉。進去道場後一問才知道，原來因為顧及選手訓練量大，擔心長期訓練下營養不良，便自掏腰包購買奶粉供選手飲用以均衡營養。量大時一個月往往需要三至四罐家庭號的奶粉。筆者抱著閒聊的心態繼續追問得知一罐約三百五元左右，而站在一旁已經換好道服準備練習的前輩便問筆者：「那這樣一個月大約要多少錢？」。筆者算了一下回答：「大約一千五百元」。教練便開玩笑的接著說：「你有沒有聽過多子操死父」³⁵。而當天練習結束後，教練走過來對筆者說：「我們這邊的前輩很令人甘心，贊助了好幾個月的牛奶錢。」

雖然不像過去是前輩帶著後輩去吃冰或看電影，但是這種以最直接的方式贊助，在這個時代或許才是最方便的。前輩看到了後輩不計辛勞的在精神與物質方

³⁴ 研究日誌，日期 920307。

³⁵ 閩南語，意謂當孩子眾多時，因為要負擔小孩成長的經濟開銷，相對之下父母親便會更加勞累工作，以承擔起這份經濟開銷。但西區教練的這番話，在筆者現場聽到的感受，除了指出這一群小孩需要花不少錢之外，似乎也有一點高興學生越來越多的正面意涵，其強調的是「多子」而非「操死父」。

面付出，把選手當成孩子看待，就像是戊寅仙當年也將學生視同己出的要求、訓練³⁶，這是一種不同時空中的相同情誼。雖然錢是拿給了教練，但其實也是這位前輩對於新生代的一種關懷；況且教練在輩份上也是在這位前輩之下，贊助新生代選手補充營養的牛奶，也算是對於這位後輩教練的一種精神與物質的支持與鼓勵。過去和平館的成員常對筆者說：「前輩不是靠著先進入道場就被叫做前輩，而是要做的起，照顧後輩，才會被尊敬，而後輩則是要遵守倫理，這樣才有秩序。」這位教練不僅盡心的扮演著教練的角色，其實也不斷的實踐著和平館傳統中，對於前輩行為在道德上的要求。也因如此，感動了贊助奶粉錢的前輩，主動承擔起這筆不算小的支出。這種前後輩間的情感流轉，在現今東西區的柔道訓練中心裡，都還可以見到這樣的情景。

四、柔道瘋子再現

和平館的光榮紀錄，是由一群肯投入大量時間練習的柔道瘋子，他們超乎常人的狂熱柔道，每日不間斷的練習，把柔道視為生活的全部，透過比賽取得優異成績，不僅對內自我肯定，對外更將和平館的名聲傳播至台灣各地。在運動的世界裡，成績的確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少了成績，即使和平館有再好的經營，都將只是門戶內的活動，而無法有過去在柔道界的地位與成就。

如今，這一群新生代的成員，也逐漸顯現出和平館過去「柔道瘋子」的影子，「浸在道館」是現在他們的習慣，就如同過去，放了學就前往道館，回了家就是休息，生活就是由學校、家裡與道館組合而成。遇到假日並沒有因而放假，更因為假日時間較為完整，而一天練早晚共兩餐。這種投入的練習精神，不論是過去或是現在，對於和平館新舊成員來說，都是一種被肯定的價值，「柔道瘋子」無保留的投入練習與因之而獲得的優異成績，更是被追尋及崇拜的目標。以今年在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的表現而言，雖然沒有如同過去般的絢麗³⁷，但已經算是一種開始的起步。

³⁶ 這種師生之間的情感除了從成員們的對話中可體察出外，戊寅仙出殯當天所有成員都依俗帶孝，也可以看出其中如師如父之情。

³⁷ 目前兩區成員加起來約二十人左右，今年分別獲得高男第七級第三名、國男第七級第六名、國女第八級第四名。

五、拉近關係的綽號

和平館由於成員眾多，戊寅仙在沒辦法記住每個學員名字的情形下，便常常以學員的行為或外表的特徵取綽號，以方便練習時交談的稱呼。例如肉圓仔、歹孩子等，都是常見的綽號，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時代也會有不同的成員被取相同的綽號，例如整個和平館歷史便有好幾個肉圓仔，也有好幾個歹孩子，有時這些離館的前輩回館，常常會發生不同時代的歹孩子同聚一堂的有趣現象。這個綽號的文化，是因應眾多成員而起，但卻產生了拉近學員和老師之間距離的意外效果。通常會被取綽號的人，除了在外型上有特殊的特徵外，在館內也會有一定的表現，但總是因為戊寅仙需要與他交談，才会有被取綽號的需要。到了後來因為被戊寅仙取了綽號，而逐漸變成場中關注的焦點，因此學員也樂的被取綽號。即使多年以後，成員們在回憶過去時，綽號也是一個重要的部分，許多人都會有點自豪的說出當年被戊寅仙取的綽號及綽號的來源。

到了現在，這樣的習慣也被延續下來，西區訓練中心裡的學生有幾個就被教練取了綽號。有甘蔗仔、小胖等，這些舊成員們深知綽號的使用，會拉近成員中彼此的距離，所以在現今的道館裡，這樣的習慣仍然保持著。練習過程中，教練大聲喊叫著學生的綽號，一下子要甘蔗仔不要偷懶，一下子要小胖多用點腦袋。除了表面上指出對象的作用外，因為綽號的使用，師生之間的情誼好像又更深了一層，就像過去戊寅仙的使用綽號一般，也讓整個練習的氣氛，在這些舊成員的心中，又回到了過去。

六、知識的流動

過去戊寅仙有關柔道知識的來源，除了嘉農時期所學之外，創館後還保持閱讀日本「現代柔道」雜誌及相關書籍的習慣，除了自己的閱讀外，還將書中對於柔道的技術或相關知識透過每天練習的機會，傳達給館內的學員，有時也會分析書中展示的動作，及這個動作所適合的身材、條件，加以改良，並引進給館內身材、條件合適的選手，這就是成員們口中常說的：「我們老師是因材施教」。

在這種知識是流動的空間中，學員常常可以接觸到新的技術，而不會在館內永遠都只有那幾種摔倒法、壓制法等。也因為這種知識的流動性，團體的生命力會更強盛，足以面對外在環境的變化。而那種流動性也往往讓成員進和平館有如入寶山一般，這也就是為什麼即使成員們在各地服務當了教練後，還常常將自己

的學生帶回和平館充電。

另外，這種知識的流動性，也讓成員們對自己的技術更有信心，尤其是這種流動的始點是源自於他們心中的柔道正統——日本，所以他們有理由相信，當在比賽場地和外縣市的對手相遇時，和平館的成員一定有別人沒有的絕技，而且一定可以因此而克敵制勝，所以外縣市的同道常說的：「和平館怪步一大堆」，而許多選手也因為知道和平館的壓制法怪異又有效，所以一被摔倒都快速站起來³⁸，因為那種對於對方技術未知的恐懼，往往讓他們不敢輕易嘗試交手。

這樣的特色，也可以在現在的東西區訓練中心見到，櫃子裡定期訂閱的現代柔道雜誌及各類相關書籍，還有置放在桌上一疊疊世界各大比賽的紀錄影片，都可以說明這種充實柔道知識習慣的延續。筆者在現場就曾紀錄這樣的對話內容

他那個動作，手一拉、一轉進去……

厲害。」³⁹

過去戊寅仙會和一些道友相互研究這些接收的新知、訊息，而現在他們也會和一些前來協助指導的前輩或後輩討論、交流，雖然他們未曾說過這是延續自過去的傳統，但從他們驕傲的說出戊寅仙都會研究日本雜誌和書籍，及自己現在也親身力行實踐來看，這應該也是他們認為的和平館血統的特色之一。

傳統的事物，可以在變動的時代發揮撫慰人的心靈的作用。藉由再現傳統的元素，和平館的成員在面對東山再起的辛勞與群體內部雜音的同時，可以避免隨之起舞的漂浮不定，可以清楚的知道該如何做、該怎麼走，大家共同的方向在哪裡。同時也藉由再現傳統，重新檢視過去的價值在現今社會中的地位，並且能夠重新發現什麼才是自己身上的符號。

Hobsbawm 對於這種再現過去傳統元素，來作為群體意識的凝聚力量，並藉此尋求現在和過去的關係，稱之為一種「創制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⁴⁰。他認為「創制傳統是一系列的實踐，通常是被公開或心照不宣的

³⁸ 對於和平館怪步一大堆的說法，可以在七十年代以前的一些外縣市柔道前輩口中聽到，而不敢和和平館選手進行壓制的說法，是從成員們描述過去比賽時的情景所得知的。

³⁹ 研究日誌，日期 920307。現場觀察時的紀錄。

⁴⁰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有創造、發明傳統的意思，不過本文強調的是他和過去尋求連結的方式，及這種行為對於群體的作用及影響，並不強調其創造或發明的部分。

規定控制，具有儀式性和象徵性的本質，它透過不斷地重複，試圖灌輸大眾特定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以便自然而然的暗示：這項傳統與過去事物有關，事實上，只要可能，這些規矩和儀式都會和歷史過往扯上關係。」⁴¹和平館的每日練習，就像是一種連續的實踐行為，透過這種經年的、不斷的重複展現，給予和平館舊成員與新生代特定的價值觀與規範，而這些價值觀與規範的來源，正是他們引以自傲的和平館傳統，或者也可以說是源自於戊寅仙的和平館血統，這不僅是彼此認同的過去，更曾經因優異成績而被外界接受的，這是一種符號，一種和歷史過往有密切關聯的符號，雖然只是再現了部分傳統的元素，藉此卻可以昭示與過去相關聯，或延續於過去的事實。

「

傳統與過往的關聯性是人工接合的。簡言之，被創制的傳統是對新時局的反應，

去。」⁴²和平館的過去，絕非僅止於上述的六點，但東西區的成員們在尋找自己在現今的定位時，以這些共同認同的傳統元素，來作為和過去相接合的連結點，以再現傳統的方式，來對應新時局的環境，這對於新生代的成員而言，透過義務、不斷重複的方式，自然的就認同了這就是他們的過去，及他們是從那裡而來。

另外，Hobsbawm 對於創制的傳統所提出的三種互有部分重疊的類型⁴³，也說明了這種創制傳統在群體中的功能。第一類是建立或象徵化的社會凝聚力、成員對團體的認同，無論真實或刻意人為的社群。第二類是建立或合法化權威的機構、地位或關係；第三類其主要目的是社會化，以及對信仰、價值體系的行為舉止的諄諄教誨。對和平館新舊成員來說，傳統等於是共同的過去，而因為源自於同處（或許是因為再現的傳統或是共同恩師 戊寅仙），產生了一種假血緣關係。大家因為共同的過去，而區分出源自於同處的自己 and 不是源自於這裡的他人，在區分異己的過程，而有了一種特殊的情感，是一種因為類親屬倫理關係而有的情感，是隸屬於共同的團體、大家庭，也因此對於團體產生認同，進而形成一股群體的凝聚力。

東西區這種傳統的創制，也讓兩區有了身份上的定位，他們不只是一般新創的道館，而是延續自有輝煌成績及歷史悠久的和平館，不僅只是「店號」的延續，

⁴¹ Hobsbawm/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貓頭鷹出版社，民 91 年，初版，頁 11。E. J. Hobsbawm 英國歷史學家，對於國家與國族主義有深入研究。

⁴² 同上，頁 12。

⁴³ 同上，頁 19~20。

更是一種「內涵」的承接。這內涵包括技術、訓練方式、精神要求、倫理關係等的種種價值觀和規範。對內宣告彼此的過去，對外則明示「和平館傳承」的身份地位。而這種延續自過去的規範及價值體系，成員們透過練習不斷的實踐，也對新成員產生了社會化及教育的功能，不斷的實踐就像是不斷的教誨，告訴新生代成員我們的歷史、過去，在身上流著的光榮血液，及如何將因此而產生的責任，透過競賽成績讓過去再現，恢復真正及完全的和平館傳統。

和平館在後期面臨轉型，接連著整個嘉義地區的柔道生態也隨之改變，從過去和平館是嘉義地區唯一的選手搖籃，轉而各地相繼成立校隊或道館，雖然館主或教練多數也是過去和平館出身的好手，但間接也造成了和平館人數漸減。但在戊寅仙將柔道當成志業的心態下，並不影響其推廣的目標，廣納各處的選手回館集訓，為各地的選手在參賽前作最後的調整，儼然成為了嘉義地區柔道技術的充電站。而隨著價值觀的改變，參與這種需要辛苦練習的活動的人口越來越少，雖然都還會有優秀選手產生，但和過去鼎盛時期相比，卻有相當的落差。

一直到了戊寅仙的過世，整個和平館進入了暫時性的停擺，但緊接著而起的另闢道館、內部意見分歧及流言的重傷，讓戊寅仙一手創起的柔道王國，在國王隱沒後，卻陷入了困境。不過這畢竟只是暫時性的低潮，成員們憑藉著共同的記憶與彼此認同的價值，產生了一想像的共同體，並透過追思會及每日練習的儀式性行為，強化著這些記憶在心裡的位置，並因此而產生一強大的凝聚力，讓低潮中的和平館重新再起。

另外，東西區訓練中心中的傳統再現，也讓兩區有了與過去銜接的結合點。因為這種共同過去的「血緣關係」，讓新舊成員之間的凝聚力和認同感更加的縝密，也明示了身上承續舊和平館的正統身份。而在每日的練習下，成員們不斷的實踐著自己所認同的價值與規範，並藉此向新進成員們傳達著群體中的信仰以及價值體系，發揮著教育及社會化的功能。儘管至今東西區對外的競賽成績還不及過去的一半，但在每年都有成績的情形下，至少是群體們復興舊傳統的第一步。